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一回 彌勒寺苗龍敘情 武平郡杜帥訪信

詩曰： 謙言遭謗即宵征，苦歷高崗復陷坑。
古剎款留情意洽，離亭酌別酒杯傾。
固辭孽地行吾志，運厄關津受爾擒。
帥府談言逢故舊，捲舒如意入都京。

話說林澹然正行山路，被絆馬索絆倒，一夥僂僂將繩索綁定，解上山來。林澹然心裏暗想：「這班人決是綠林豪客，俺做了半世英雄，不期將性命送于此地。」漸漸走到山頂，月光之下，抬頭細看，乃是一座大寺院。眾僂僂將老林押入寺門，那個提包裹的先跑入殿裏去了。不移時，走出來道：「二位大王爺正喫酒哩，見報拿著一頭行貨，二大王大喜，叫快解進去。」眾僕羅聞說喊一聲，將澹然推入殿裏。林澹然偷眼看時，上面左首坐著一籌好漢，生得虬髯碧眼，大臉長軀，身上穿一領精紅紵絲襖子，頭上戴一頂軟翅紗巾。右邊坐的一個漢子，生得微鬚白臉，短小身材，身上穿一領遍地金鴉青百花錦襖，頭上戴一頂綵繡紗巾。左首那個好漢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，輒敢大膽，夜靜更闌，在我山中行走？明知山有虎，故作採樵人？」右邊那個喝道：「大哥問他只甚，孩兒們拿去剝了皮，砍做肉丸子，將來下酒。」兩邊僂僂齊喊一聲「得令！」把林澹然又腦揪出殿外來，卻將氈帽揪落，露出光頭，那些僂僂同喊道：「原來是匹禿驢。」林澹然大喝一聲：「賊奴休得胡講！」那虬髯大王聽見，喝叫拿這廝轉來，眾僂僂又將林澹然擁上殿去。虬髯大王大怒道：「這禿驢大膽，你敢罵誰？你是何處寺院來的？村鳥無知，先割去舌頭，然後剖腹剜心，犒賞眾孩兒們。」林澹然也大怒喝道：「胡講！俺出家人視死如歸，要殺便殺，你這廝何必恁般鳥亂！」

那第二位好漢聽了聲音，跳起身來，令僂僂移燭近前細看，失驚道：「這和尚好生面熟，卻像在哪處曾會來？」想了半晌，問道：「長老莫非曾在建康妙相寺出家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原在妙相寺裏為僧，只因與本寺正住持不和，逃難至此。有犯虎威，乞賜一死。」那二大王聽了，慌忙喝退僂僂，親解其縛，脫下百花錦襖，披在林澹然身上，謝罪道：「我的爺，何不早講大名，險些兒害了恩人性命。大哥快過來相見，這就是小弟時常講的英雄，林住持長老是也。」雙手扶在交椅上坐了，納頭便拜。林澹然躬身答禮。眾僂僂見了，各各搖頭伸舌。

那虬髯大王向前和林澹然施禮罷，分賓主而坐，問道：「在下向聞二弟說林住持英名蓋世，智勇無雙，久懷企慕。今日為何事幸臨敝地？真乃千載奇逢也。」林澹然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從容奉稟。二位將軍高姓大名？小僧平生未曾拜識，荷蒙大義，實感再生。」那個白臉漢子道：「小人姓苗名龍，排行第二。向日曾合幾個弟兄侵犯寶剎一番，意欲苟圖富貴。不期被住持爺知覺，施恻隱之心，釋放我等，又賜諸弟兄財物，至今感佩不忘。小人切切在心，報恩無地。日前為與鄰豪構訟，縣官受賄，誣盜下獄。小人得便，越牆逃難，打從這裏經過，遇著此位結義弟兄，收留在此。今得恩人到來，實出望外，正應小人昨夜之吉夢。」林澹然問道：「此位將軍尊姓？」苗龍道：「這哥哥是小人總角之交，姓薛，雙名志義。人見他虬髯黑臉，都叫他做黑判官。兩臂有千斤氣力，學得一身好武藝。為報父讎，殺了惡宦康刺史全家，逃到這裏，做這本分生理。此處卻是定遠地方，此山名為劍山，此寺名彌勒寺，甚是險峻寬闊。逐去僧眾，聚集一二百人，打家劫舍，攔截客商數年，官軍不敢正眼兒相覷。留小人坐了第二把交椅，果然快樂，甚是英雄。小人時常和大哥講妙相寺有一位恩人林住持，智勇足備，小人受恩未敢少忘。今日得會，誠為天幸。」分付僂僂，整頓酒席相待。

飲酒間，苗龍又問及出寺遠來逃難之故。林澹然潸然淚下道：「小僧不幸，受盡遭逢，屢經坎坷。自從東魏與高丞相世子高澄結怨，削髮為僧，走入中國掛錫，指望尋一個終身結果。蒙聖恩敕為妙相寺副住持，不期撞著那兇徒正住持鍾守淨，貪財好色，不守釋門戒行，以念佛拜懺為由，與做佛頭的趙蜜嘴同謀，賺騙寺後鄰人沈全渾家黎賽玉通姦，來往情熱。因俺責善，反生讎恨。□月□五日，值聖駕臨寺聽講涅槃經，那廝乘隙暗進讒言，說俺毀謗朝廷，不守清戒，酗酒兇狂，私通東魏。皇上信了，便要擒俺置于死地。虧了行童來真潛通消息，俺只得乘夜而逃。撞到雞嘴鎮李秀店中，李秀亦如苗兄一般認得面貌，說起昔日之情，抵死留住不放。那時俺也昏憤，失了計較，不合在他家藏躲了幾日。官司緝捕得緊，一日捱查數遍，到處張掛榜文，說拿得小僧獻上者，官給賞銀三百兩。店內有一酒生，貪利生心，待要首告，幸李秀識破，將那廝灌醉，放俺出門逃竄，晝伏夜行，受盡苦楚，致令驚動二位將軍。幸蒙不賜誅戮，復承厚款，感激不勝。」苗龍離座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！不殺這負義忘恩的孽畜，空做人間好漢！」薛志義道：「二弟且莫性急。當今世上，直道原是難容的。林住持只是太直了些，惹出這場奇禍。知恩報恩仗義的事，除是豪傑纔做得來。這一班狗男女，人面獸心，焉可以此望他？今日幸會林住持，且請住持為了山寨之主，緩緩用計勸除這廝。不知住持允否？」

林澹然合掌道：「俺出家人，生死聽天，隨緣度日。恩怨之間，寧人負俺，毋俺負人。多蒙二位將軍盛情，暫借一宿，明早拜辭，歸于東魏，以終天年。」薛志義道：「住持何出此言，既離虎窟，又入龍潭？自禁城到得敝山，已是萬分之幸。離這裏到東魏，路程遙遠，關隘阻隔；況住持名聞遠近，聖旨畫影圖形，那一處不當心盤詰。前去乃是河南地界，城市中人煙稠密，不比那深山僻路所在。住持今要前去，若遭羅網，那時悔之晚矣。還在小寨暫且安身，將圖後計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多承美意，本該尊命，但小僧久甘恬澹，最厭繁華，意欲歸魏，尋一搭兒僻靜山崖，結個茅庵，修焚念佛，以終天年，無心再戀塵俗。設被擒獲，是亦命也數也。」苗龍道：「住持爺執意要去，小人亦不敢強。但求寬住數日，另作商議。」林澹然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足見厚情。」苗龍又問：「李秀哥哥近來生計何如？」林澹然道：「頗為富足，盡是清閑。小僧在他家藏避數日，那酒生要行出首，放俺奔逃，兩下必成讎訟。苗兄可念平昔交契之情，乞著人打聽消息，方知下落。」薛志義道：「既是苗二弟相識，明日必須差人打探。」苗龍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明早即行。」三人盤桓說話間，不覺星移斗轉，野店雞鳴。林澹然道：「賤體困倦，望乞隨便借宿。」苗龍二人又勸了數杯，令僂僂打疊床舖，伏侍林澹然歇息。有詩為證：

昨宵得脫虎狼窩，今朝穩臥中軍帳。
不數古今豪俠流，綠林高義雲霄上。

次日又排筵席款待。傍晚時，林澹然辭謝要行，苗龍薛志義苦苦相留，只得又住了一夜。次早侵晨起來相別，苗龍道：「小人有兩樁心事，要留住持爺。停當了，即便送行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兄有甚事，望乞見教。」苗龍道：「我這位薛大哥，武藝雖精，韜鈴未諳，今欲拜在門下，求傳授些兵法。二者小人正要差人打聽李大哥消息，如平安無事，卻也放心；設或落難時，亦好同住持商議救他的門路，故此要屈留數日，方敢送別。」林澹然道：「既為此二事相留，便住數日。兄可差能事心腹之人，齎帶銀兩，往建康去。倘李季文有事，即可隨便上下使用，以留性命，從容救他。俺這裏一面和薛君開講兵法，待尊役回時告行。」薛志義苗龍二人大喜。隨差兩個精細會事的僂僂，帶了百餘兩白銀，往京都打探消息去了。三人在寨中討論兵法，演習武藝，酌酒高歌，談今說古，不覺又早半月有餘。

一日僂僂回寨，稟覆道：「小人兩個一路打聽去，只見城市通衢，鄉村戶落，處處張掛榜文，圖形畫影，尋獲林住持爺爺。小人抄得榜文在此。」苗龍接過，三人一同觀看。其榜文云：

某府某縣某官，遵依樞密院行文，欽奉聖旨，為追剪姦僧，以杜國患事：照得本朝在京妙相寺副住持林太空者，不守清規，通謀外國，將為城社之姦，搖惑軍民之志。□月□五日，毀謗朝廷，抵觸乘輿，反情已著，不可姑留。即欲拿問，明正典刑，不意知風逃竄。今特遍行國內遠近，畫影圖形，疾速追拿。不論軍民人等，如有擒獲者，該地方官給賞銀三百兩，本官連升三級。

若窩藏在家，知情不報，故意縱逃者，不論貴賤，一概處斬。事同風火，頃刻毋違。須至榜者。右榜諭眾通知。年月日結。沿路聽人傳說，李某被陳阿保首告窩藏林住持，本縣拿去三拷六問，招成死罪。現監在獄。小的們到江寧縣中，認作李家的親戚，凡一應衙門上下人等，並獄中禁子，俱各用銀買求寬釋，見了銀子都已應允。又用計見了李官人，他分付轉謝住持爺和二位大王爺，再三致意，得空便要越獄而走，也來入伙。小人們特來回覆。」三人聽罷大喜，重賞僕僮，設筵相慶。

當晚，林澹然起身作別，道：「將軍韜略已精，貧僧在此，終不為了。」薛志義道：「今日已暮，還乞草寮荒宿，明日決然送別。但住持爺這條銅禪杖，似非凡物，出家人提此行路，動人疑忌。何不留下敝寮，另奉寶劍護身，庶為穩便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蒙諭良言，感戴無盡。但此杖乃故人所贈，山僧朝暮不離，今在顛沛之中棄之，是背故人也。生死與俱，豈忍輕棄。」薛志義嘆息道：「當今之世，面交者多。飲酒宴樂，情若同胞；利害相關，視如陌路。此輩真犬彘耳，豈能如住持于患難之中，不忘故人也！」倍加敬服。

苗龍道：「我有一計在此，管教路中無阻。」便令僕僮砍一株斑竹來，截去頭尾，打通了節，將禪杖藏于竹中，兩頭鑲嵌堅固。對林澹然道：「住持爺，此法何如？」澹然道：「妙甚。又可防身，又可挑行李，深感深感。」眾皆大喜，痛飲通宵。次日，薛志義大排筵席，請林澹然餞別。歌舞吹彈，二人慇懃相勸。林澹然喫得醅酌，乘著酒興，辭別要行。薛志義親手捧出白金一盤，贈為路費。林澹然收了兩錠，其餘銀子，賞與日前打探的僕僮。苗龍薛志義令僕僮駝了竹禪杖，背上包裹，二人親送下山數里。林澹然再三請轉，苗龍只得將竹杖包裹速與林澹然，三人灑淚而別。

不說薛志義苗龍回寨，且說林澹然拽開腳步，取路望西進發，走了三□多里，酒卻醒了。遠遠見人煙輳集，屋舍相連，乃是個市鎮去處。此時正是早春天氣，但見：

六街三市上，來來往往盡村民；門面店肆中，濟濟捱捱皆貿易。也有綾羅段舖，也有米麥油行，賣魚賣肉鬧嚷嚷，買菜買蔥喧哄哄。沽酒樓前扶醉漢，鞦韆架上坐嬌娃。

林澹然不敢行動，即閃入山坳裏幽靜所在躲避，直到夜靜，方纔走路。一路夜行曉住，奔馳數夜，早到了武平地面。此時天色將沉，林澹然心裏暗想：「前去已是睢陽郡武津關口，此是緊要去處，惟恐盤詰難行。過得此關，即是東魏地方，可脫網羅矣。」行近大梁城門口，思量無計，只得大膽拽步前行。忽見一個山東漢子，背著一搭襖氈貨，在城門外出賣。林澹然忽然自想：「除是恁般，方過去得。」便取錢買了一個敞口大暖帽戴了，拽下檐來，遮著臉，取路進城。行不數步，劈頭一夥公人攔住去路，當先一人問道：「你這廝是何方人氏？那裏住居？作何生理？快放下包裹杖子，待我查檢，方放你過去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在下姓張，排行第三，北平人氏。因出外經商被盜，沒了資本，欲到貴城合親處借些銀兩，以作盤纏，何必盤詰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自不曾見做客的嘴邊剃去鬚鬚，必是奸細。」趕向前將林澹然暖帽劈頭揪下，拍掌笑道：「饒你乖似鬼，難脫這場災。你這狡猾禿驢走得好，遮了頭頂遮不得口。」叫眾人動手，將繩索綁縛了這廝，再做道理。可憐蓋世英雄，撞入天羅地網。

一個公人劈手將竹杖搶去，向前一撲，幾乎跌倒，把竹杖拋在地上，為頭的那人慌忙扶住。這公人搖頭道：「好古怪！好利害杖子，如何竹有這般重，莫非是外夷出的？」那人伸手取杖，也不能移動，用力兩手提起，卻有百餘斤。心下大駭道：「這條小小竹棍，就使是實心的，未必這等重得狠，必有緣故。」便在腰邊拔出短刀，劈開竹棍，裏邊露出銅禪杖來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奸滑的和尚，恁般做作，到我老爺手裏，自然雪化見屍。」令眾公人鷹拿雁爪，將林澹然縛綁定了。正是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躬身道：「列位知俺是誰，將俺縛綁，卻為甚事來？」那為頭的指著手喝道：「你這禿廝，兀自要強嘴。為你受盡艱苦，用煞心機。慚愧，也有今日見你的時節。且講大名于你聽著：我乃江寧縣中馳名的緝捕使臣刁爺便是。當日你這廝誹謗朝廷，潛地奔逃，我這一班一輩的人，為你不知受過多少限責，你卻躲在賣酒的李秀家裏快活。那李秀被你拖累，擬成大罪，監禁獄中，你卻又走了，教我腳底也趕穿。諒你也飛不過關去，故先到這裏，卻好等著。圖形在此，這番走往那裏去！」林澹然閉口無言。刁應祥喝眾人：「帶這廝元帥府中監禁，待造下陷車，解到京師請賞便了。」眾人擁著刁應祥，將林澹然解到元帥府來。有詩為證：

千里馳驅策杖行，豈期窄路遇軍兵。

早知今日風波險，何不山營且暫停。

當日那都督正升晚堂，審理軍務，猛聽門外播鼓聲急，把門將官進來稟道：「門外有一夥緝捕公人擊鼓，因拿著一個和尚，口稱朝廷重犯，要見老爺。乞臺旨。」原來這都督姓杜，即令放進來。刁應祥發付一夥公人門外候候，自帶林澹然隨著把門官，逕入跪下。杜都督問刁應祥道：「你是何處緝捕人役，拿這和尚，擅入我軍門擊鼓？」刁應祥答道：「小人是建康江寧縣緝捕人員刁應祥，領本縣公文，奉聖旨追捕犯法逃僧一名林太空。一路追來，至此方纔擒獲。本欲就解入京，一來要稟過老爺，方敢解去；二來這禿廝甚有勇力，路上倘有賊黨劫奪，乞老爺鈞旨，賞一輛陷車，差軍護送到京，庶無失誤。」杜都督道：「這和尚就是妙相寺副住持麼？」刁應祥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杜都督道：「日前連接兩道旨意，都為這廝，因此遍處著人搜捉盤詰，不想今日你擒獲得來。這廝有甚麼器械行李麼？」刁應祥道：「止有禪杖一條，包裹一個，別無他物。」杜都督教取進來，當廳檢看，收入後堂。令將士：「將林澹然鬆了綁，取一面鐵葉長枷加了，押入牢中監禁。發付刁應祥一應人役，都在府門外相近去處歇息，待我審問情由，然後寫表申奏，著軍士護衛汝等入京。」刁應祥聲諾而退。

杜都督退入私衙，著虞侯往獄中取林和尚，去了長枷進來。林澹然跪下，杜都督道：「久聞人說京都妙相寺中副住持林和尚為人剛直，武藝高強，人仰慕，遍處傳揚。如今卻為甚事，觸忤朝廷，以致逃竄？汝可一一從實說來，毋得隱諱。」林澹然滿眼垂淚道：「僧人本欲隱跡名山，不料反投羅網。念貧僧原是東魏人氏，將門出身，姓名時茂，在高丞相麾下為將，替國家東征西討，屢立汗馬功勞。與高丞相世子高澄不睦，慮惹災迨，愁無結果，因此削髮為僧。」遂把那入梁怎生遇著丘縣尹，薦舉為妙相寺副住持，怎生與正住持不睦，暗進讒言，激怒武帝，欲正典刑，又怎生逃竄，夜行晝伏，欲歸東魏之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「豈知災迨難脫，復被擒拿，送在老爺臺前，伏乞大恩，原情鑒拔。再造之德，重于山岳。」

杜都督又問道：「你既是東魏高歡部下將官，可知有一位杜旗牌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姓杜的將士也有，但不知貴表尊名。」杜都督道：「單諱一個悅字的，綽號石將軍。如今年已高大，過于七旬，是我至親。可曾相識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有，有。曾有一個杜悅，號為石將軍，日前原在高爺麾下為旗牌官，失機當斬，是僧人一力救釋，免死充軍。後來僧人雲遊入梁之時，又于沁州旅邸相會，因魏主降恩，得赦還鄉。相別之後，未知在否。」杜都督道：「你既與他旅邸相會，他會有甚言語囑付你入梁否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彼時杜公曾和小僧說來，他有一子，在梁投托傳統制麾下，□年不知音耗，日夜縈懷。待要入梁尋訪，奈何年老難行，乃借酒肆中筆硯，寫下家書一封，付小僧帶來，倘得邂逅，轉寄此信。小僧一向羈留妙相寺中，欲訪無由。那一晚慌慌逃竄，匆忙之際，不知曾帶得否，或者在包裹中，未可知也。」杜都督即命取包裹付與澹然。澹然打開檢看，卻在護書中，雙手呈上。杜都督接書，拆開看時，上寫著：

父書付男成治知悉；自汝離家出外，家中事變多端。我為你淚不曾乾，終朝思念。你母親病傷去世，使我形孤影隻，滿目荒涼。骨肉摧殘，可嘆可嘆。不期我運蹇時乖，失機當斬，自分今生與你永無見期，感得大恩人林爺一力申救，得全殘喘。此恩此德，重若丘山。我今已老，無由補報，倘天不絕人，或有再得盡心之日，也不可不知。今因林老爺出家，法諱太空，別號澹然，雲遊中國，偶于旅邸相逢，草此數字，寄與你知。倘得一會，須不要忘了林爺大德，當效犬馬之報，不必說得。你也須知父母養育之恩，□月懷耽，三年乳哺，推乾就濕，容易得撫你成人？你竟飄然出遊，不思父母為你哭得腸斷，望得眼穿，實是淒楚。我今年近八旬，風中之燭，你若稍有人心見書即日一面，使我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。書不盡言，總宜知悉。年月日書于沁州邸中，爺字再囑。

杜都督看罷書，失驚站起身來，雙手扶起道：「恩人，你何不早言？小姪獲罪多矣。」慌忙躬身行禮。林澹然忙答禮道：

「小僧是提督案下死犯，何故相敬若此？」都督道：「恩人不知其詳，且請坐了，細訴根由。」這杜都督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乃東魏人氏，姓杜，名成治，就是杜悅的兒子。自別父親，走入中國，尋著娘舅總兵都統制傅暉，收在部下為書記。因他能文會武，精通韜略，常隨傅暉出征，屢獲奇功，陞為參謀。又數年，傅暉陣亡，武帝見他無嗣，即敕杜成治襲封總兵都統制之職，統領傅暉大軍。欽賜武平城內蓋造府第居住。後伐齊有功，復陞為帥府都督大元帥。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假節鉞，管轄三州三縣人馬，鎮守西北一帶地方，先斬後奏，極有威權。當下替林澹然換了衣服，賓主坐下，忙點茶湯。林澹然不安，又謝道：「僧人何福，蒙都督如此厚待？」杜成治道：「論恩人，乃是父執，這杜悅就是家尊。小姪名成治，自幼不才，每好騎馬試劍，頗通韜略，愛客重賢，以致家業凋零，只得遠遊梁國，投入家母舅傅統制麾下。幸得皇天庇祐，聖上洪恩，濫叨重位。不想父罹軍法，幸蒙吾師大恩救拔。小姪屢差人打探家尊消息，餘年杳無音信，每每在心，今日方知端的。此恩此德，銘刺肺腑。小姪真不肖之罪人也。」言畢，淚如涌泉，悲不自勝。有詩為證：

獨憐父子各西東，猶喜逢恩患難中。
莫道蜉蝣真似寄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林澹然驚道：「卻原來是令尊大人！小僧不知，惶悚無地。」杜成治即命在後堂整酒飯相待。林澹然道：「令尊大人與小僧相處數年，情同骨肉，後因問罪，兩下睽違幾載，後來又于客舍相逢。今日偶然又會著都督，正為亙古奇聞，人間罕遇。」杜成治道：「小姪幸逢老叔，但不知家尊何日相見？‘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’小姪身享富貴，母死不得奔喪，父親年邁，不能奉養，使飄零道塗，流離失所，小姪不孝之罪，實無可道。」說罷又哭。林澹然勸道：「都督今日身享萬鍾，位居極品，顯親揚名，正是大孝處，何必悲苦？待後差人打探，必有相見之期。」杜成治拭淚相謝，再坐喫酒。林澹然辭酒道：「小僧不幸，遭此不赦之罪，蒙都督雅愛，心實不安。小僧算來這場大禍決難迴避，乞都督明早打發解京，了此孽冤，免致貽累。」杜成治笑道：「老叔何出此言，小姪豈忘恩負義之輩？今日必當盡力救援，管取平安無事，送回東魏，聊表寸心。」林澹然合掌道：「多承都督厚情，只怕貽累，反為不美。」杜成治道：「不必介懷，且請放心寬飲幾杯。」林澹然謝了，又飲數杯，不覺大醉，就在側房睡廠。

杜成治當夜和夫人蔣氏商議，要救林澹然一節。夫人道：「君為督撫，統握大權，欲救一個和尚，有何難哉？如此如此救他便了。」杜成治道：「夫人言之極當。」事不宜遲，連夜差心腹幹辦到司獄司喚獄官來議事。那獄官姓戚名錦，正在睡夢中，聽得報杜爺呼喚，忙起來整冠束帶，隨著幹辦進私衙裏來。正是：

欲知心腹事，但聽口中言。

畢竟杜都督與獄官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